

染血的王冠

不列颠王权和战争史

*Bloody Crown:
A History of British Sovereign and Wars*

赵恺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EDUCATION PRESS

指文® 战争事典 特辑 036

染血的王冠

不列颠王权和战争史

*Bloody Crown:
A History of British Sovereign and Wars*

赵恺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染血的王冠：不列颠王权和战争史 / 赵恺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472-1202-8

I. ①染… II. ①赵… III. ①英国—历史—研究②战争史—研究—英国 IV. ①K561.07②E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6546号

RANXUE DE WANGGUAN: BULIEDIAN WANGQUAN HE ZHANZHENG SHI

染血的王冠：不列颠王权和战争史

著 / 赵恺

责任编辑 / 吴枫 特约编辑 / 丁秀群 谭兵兵

装帧设计 / 杨静思

策划制作 / 指文图书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86037503 传真 / 0431-86037589

印刷 /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18 字数 / 295 千

书号 / ISBN 978-7-5472-1202-8

定价 / 59.80 元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楔子 / 2

冰与火之歌 / 3

鹰旗下的阴影 / 9

群鸦的盛宴 / 15

第一章 金雀花开 / 22

维京之灾——龙头战舰阴影下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 / 23

列王纷争——诺曼征服前围绕英格兰的政治博弈 / 37

铁骑纵横——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之旅 / 48

上帝之名——十字军东征和“红颜祸水”埃莉诺 / 57

狮心兄弟——理查一世和约翰治下的金雀花王朝 / 71

第二章 百年纷争 / 80

少主中兴——“最伟大的骑士”威廉·马歇尔和亨利三世的人生 / 81

勇敢的心——“长腿”爱德华和华莱士之间的江湖恩怨 / 88

消长之间——百年战争前的英、法两国政治格局 / 95

骑士挽歌——大视野下的英法百年战争（上） / 103

暴政肆虐——大视野下的英法百年战争（下） / 112

第三章 都铎王朝 / 124

圣女之谜——圣女贞德的传说和真相与英法百年战争的终结 / 125

玫瑰战争——群岛的分裂和再统一 / 135

真实童话——亨利八世的私生活和英国的宗教改革 / 149

童贞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的崛起 / 158

纵横大洋——英国海权时代的曙光和都铎王朝的终结（上） / 164

第四章 王权兴衰 / 170

无敌舰队——英国海权时代的曙光和都铎王朝的终结（下） / 172

火药阴谋——斯图亚特王朝的草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萌芽 / 181

兵连祸结——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和隔岸观火的英格兰 / 190

名将对垒——三十年战争的丹麦阶段和查理一世的执政危机 / 199

王旗陨落——古斯塔夫军事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终结 / 206

第五章 弑君之斧 / 218

内战爆发——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冲突和苏格兰叛乱 / 219

模范铁军——克伦威尔的崛起和英国内战的逆转 / 229

护国公——克伦威尔征服不列颠群岛和对外扩张 / 233

大狂欢——王政复辟与英荷战争 / 243

大同盟——光荣革命和英国介入欧洲纷争的序幕 / 257

后记 辉煌与沉寂 / 279

参考资料 / 281

前言

“黄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晋，晋后南北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及民。”有赖于历代先贤的总结和教育，国人对中国历代王朝的传承往往如数家珍，但对西方历史却常常摸不着头脑，即便是相对简单的英国历史，读者也常常弄混淆。由此，笔者便产生了采用西方年鉴学派理论，系统讲述英国王朝历史的想法，旨在还原日不落帝国的盛衰史诗。

气势恢宏的巨石圆阵的建造者是谁？凯尔特诸王和来自罗马的征服者之间经历过怎样的政治博弈和血腥较量，才开启了不列颠作为帝国行省的全新时代？英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亚瑟王和圆桌武士”的传说背后有没有黑暗回忆？

曾有过“七雄并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否也曾有过勾心斗角和合纵连横？是否出现过“一扫六合、虎视雄踞”的霸主呢？崛起于北欧苦寒之地的维京海盗，缘何能够跨越重洋，并在大不列颠群岛生根发芽？

自诩为“征服者”的诺曼威廉究竟来自何方？他对英格兰的统治又给后世造成了哪些影响？金雀花王朝的奠基人亨利·安茹是否真的是凭一纸婚约便坐拥了大半个法国？“狮心王”理查一世与弟弟“失地王”约翰之间又有过哪些龃龉？被后世传颂的《大宪章》的签署又是否真的标志着民主、共和？

“长腿”爱德华为何能顺利鲸吞威尔士，挟持苏格兰？《勇敢的心》中揭竿而起的华莱士在历史上究竟是何许人物？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毒后”伊莎贝拉之子——爱德华三世如何成功战胜自己的母亲从而君临英伦？英法百年战争时，又是什么力量使英国能在战场上长期压制对手？“圣女贞德”神话的兴起与落幕，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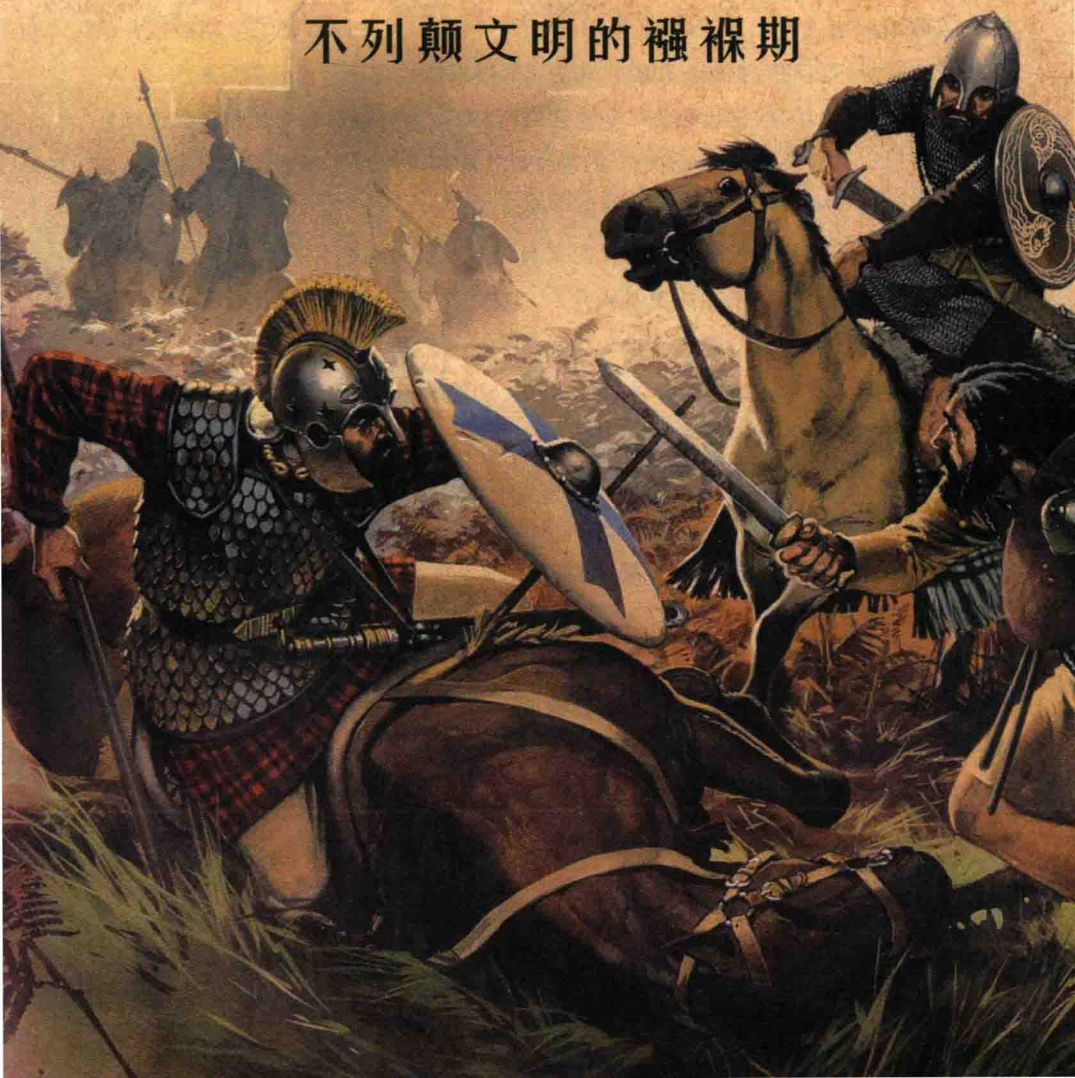
10岁登基的亨利六世是否真的天资愚笨？反复拉锯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派，缘何投效于亨利·都铎的帐下？先后迎娶了六个妻子的亨利八世是否真的是一个用情不专的渣男？有着悲惨童年的伊丽莎白又为何能战胜诸多强敌，带领英国走出血腥、迷茫的黑暗时代？著名的“护国公”克伦威尔究竟是民主的救星还是独裁的军阀？推翻国王查理一世的内战是否真的是民心所向？高举“弑君之斧”的新贵们缘何被“王政复辟”的海啸所吞没？

楔子

诸王时代



不列颠文明的襁褓期





冰与火之歌

1996年，美国文学巨匠乔治·马丁（George Raymond Richard Martin）推出了长篇奇幻史诗《冰与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的首部曲——《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凭借着瑰丽的想象、宏大的视野以及别具一格的文风，这部作品一经推出便风靡欧美，随即又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全世界收获了诸多拥趸。如先贤所云：“小说是文化的折射，而文化则是历史的投影。”《冰与火之歌》虽然名义上是一部架空小说，但细心的读者仍发现，那些发生在名为维斯特洛（Westeros）大陆的故事，与现实中大不列颠的历史存在着某种关系。

根据《冰与火之歌》的描述，维斯特洛东依颤抖海（Shivering Sea）和狭海（Narrow Sea），西临日落之海（Sunset Sea），南接夏日之海（Summer Sea），北方则是冰雪覆盖的永冬之地（Lands of Always Winter）。尽管其南北长3000英里（4828.032千米）、东西宽900英里（1448.4096千米），面积与现实世界中南美洲的面积相当，但其形状，却几乎是大不列颠群岛的横向镜面翻转。

在乔治·马丁笔下，最早一批定居者是于12000年前借由名为多恩之臂（Arm of Dorne）的大陆桥抵达维斯特洛的先民。但由于其乱砍滥伐破坏了当地繁茂的鱼梁木（Weirwood）森林，维斯特洛大陆的土著精灵——森林之子愤而以魔法破坏了多恩之臂，最终导致维斯特洛大陆自此孤悬海外。这则神话故事虽然只是小说家言，却也符合大不列颠群岛的历史。

在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冰河期，巨大的冰川覆盖着整个北半球。早期的人类追逐野兽时可能通过由于海平面

降低而形成的大陆桥，往来于今天被称为英吉利海峡的低洼地带。1935年，英国考古学家在距离伦敦18英里的肯特郡(County of Kent)斯旺斯科姆村(Swanscombe)一所教堂的砾石坑中，发现了距今约20万前的早期智人遗骨化石。从此，不列颠群岛的第一批定居者被命名为斯旺斯科姆人。

在斯旺斯科姆人的遗骨化石附近，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诸多在当地早已消失的大象、犀牛等生物化石。考古学家们据此推测，当时的不列颠群岛的气候远比今天温暖，因此在泰晤士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狩猎场。斯旺斯科姆人的猎手们可能由此被吸引，从欧洲大陆迁居过来。不过，斯旺斯科姆人在不列颠群岛的分布并不广，至今仅在英国南部发现四处遗迹，因此他们的生存状态只能从少数出土的石器工具和烧制的木矛中窥测一二。

斯旺斯科姆人之所以龟缩于泰晤士河流域，除了贪恋当地丰富的动物资源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此时的不列颠群岛仍被寒冷的北极苔原覆盖着。在距今约11万年开始的“末次冰期”，冰雪几乎覆盖了英伦三岛。在年平均气温均为8摄氏度的严寒中，脆弱的文明火种艰难地维持着那微弱的光亮和温度。

直到距今12000年前，气候才逐渐转暖。人类活动的痕迹再次出现在了不列颠群岛的遗迹中。借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手持旧石器时代晚期复合工具的先民们逐渐填满了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蛮荒之地。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的早期人类开始在英国各地建造原始房屋。182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威廉姆·巴克兰德(William Buckland)，在威尔士南部的高尔半岛发现了英国最早的人类墓葬。由于墓坑中发现了红赭石粉和象牙饰品，考古学家一度称死者为“帕维兰红粉佳人”(The Red Lady of Paviland)，但最后经确认这具遗骨的性别为男性。

这一时期不列颠群岛的先民们依旧以渔猎为生。但随着荒原被茂密的森林取代，原先体态庞大的大象和犀牛逐渐绝迹。为了追逐奔驰于密林中的爱尔兰大角鹿(Megaloceros giganteus)^①等生灵，弓箭——这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人类发明在不列颠群岛逐渐普及，并在日后的演进中成了当地居民的招牌武器。

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不列颠群岛进入农耕时代。在今天英格兰最大的湖泊——温德米尔湖(Windermere)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当地居民饲养牛羊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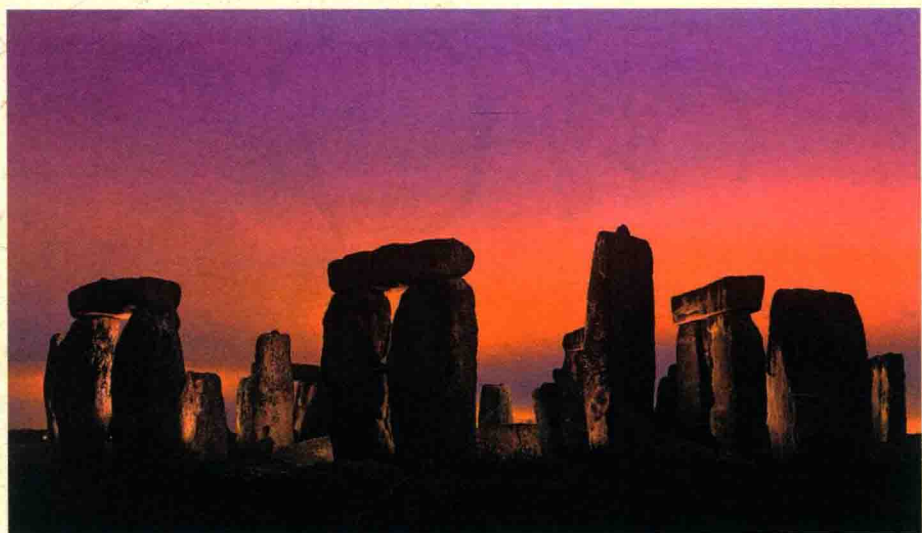
^① 7700年前，繁盛一时的大角鹿曾广泛分布于亚欧大陆，其化石最早在爱尔兰的煤田被发现，故而得名。



◎ 爱尔兰大角鹿的复原图

狗的定居点遗迹，因此这一时代的不列颠农耕文明被命名为“温德米尔土丘文化”。除了养殖业外，还在当地发现了前民采用犁耕方式种植野生小麦的痕迹，加上约克郡等地出土的原始陶器，足以证明此时的英格兰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

约公元前 3000 年，泰晤士河沿岸出现了以土埂围起的原始村庄。另一种用途至今存疑的人工建筑群也在英格兰南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就是现今仍矗立于伦敦西南 100 千米处的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上，以巨石圆阵（Stonehenge）闻名的石林、石圈。在英格兰，类似的石林总计发掘了 980 余处。其具体用途有集体公墓、部落医院、祭坛圣地等多种说法，古代先民将重达数吨的蓝砂岩从南威尔士开凿出来运抵英格兰，再打造成石柱的过程也令人匪夷所思。因此，自巨石圆阵被发现以来，便一直有好事者将其与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各种玄之又玄的传闻更是多如牛毛。



◎ 用途至今仍存疑的巨石圆阵



◎ 关于巨石圆阵的中世纪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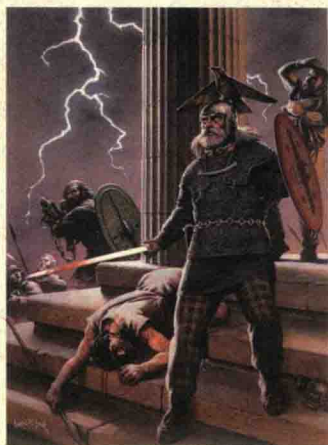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石林、石圈的建造者来自北非。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身材短小、皮肤稍黑、头颅狭长的北非移民，经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大陆，并通过在今天法国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的定居点逐渐向不列颠渗透。由于他们长期盘踞在伊比利亚半岛，因此欧洲史学家普遍称他们为“伊比利亚人”。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伊比利亚人拥有高超的航海技术，有史学家认为，连接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的陆上通道在公元前 1000 年之前仍未被海洋淹没。

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创造了璀璨农耕文明的古伊比利亚人无疑是不列颠群岛南部的主宰。宏伟的巨石阵究竟是古代天文台的遗迹还是显赫家族的墓地，已经毫无意义。公元前 500 年左右，一群金发碧眼的“侵略者”闯入了古伊比利亚人的家园，他们便是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凯尔特人。早已习惯了田园牧歌生活的古伊比利亚人，自然不是向来以好战而闻名的凯尔特部落的对手，只短短数百年的时间，凯尔特人便成功用自己的叶形剑将古伊比利亚人数千年的文明积累扫荡一空。

从爱尔兰等地广泛流传的凯尔特神话中，世人不难看出凯尔特人“强取胜于苦耕”的民族特性。伊比利亚人并非凯尔特人疯狂扩张的唯一受害者。公元前 390 年前后，凯尔特人洗劫了处于襁褓中的罗马文明。公元前 279 年，凯尔特人首领布鲁图斯（Brutus）率军攻破希腊人依为长城的温泉关，并褻渎了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神庙。



◎ 被美化为特洛伊后裔的凯尔特部落领袖布鲁图斯



◎ 布鲁图斯洗劫宙斯神庙的想象图

自诩为“不败勇者”的布鲁图斯最终在与希腊人的战争中伤重而死，他所纠集的大军也随即陷入了分裂。满载着战利品的凯尔特人返回了他们在欧洲的主要聚居区——高卢（Gaul）。这段历史在后世英国御用历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中，竟然成了“特洛伊后裔”布鲁图斯领导遗民的《出希腊记》。

死于马其顿的布鲁图斯在《不列颠诸王史》中，带着从希腊讹诈来的金银和美女一路扬帆，经由地中海来到了法国北部，并大言不惭将凯尔特人征服不列颠群岛说成是月之女神戴安娜（Diana）的指引。只是不知道在罗马神话中改名为朱庇特（Jupiter）的宙斯先生会作何感想。在与当地被称为“高卢人”的凯尔特部落多次交战后，布鲁图斯虽然屡战屡胜但不忍多杀，于是决定转进与高卢一衣带水的海岛，并以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不列颠”。这个一望便知是以讹传讹的故事，却折射出有趣的历史现实。在好勇斗狠的凯尔特诸部之间，英伦三岛不过是欧洲大陆失败者的避难所，“不列颠”之名虽然与布鲁图斯关系不大，却的确源于凯尔特部落“布里吞人”（Brythonic）的音译。

蒙茅斯的杰弗里虽然生卒年不详，但大致生活在诺曼王朝统治时期。作为一个受过正统神学培训的天主教修士，蒙茅斯的杰弗里除了在《不列颠诸王史》中加入了大量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的经典桥段，还为了照顾诺曼贵族崇尚武力、热衷征服的阅读偏好，将凯尔特人统治下的不列颠描述为西欧霸主。在《不列颠诸王史》中，“月之女神”戴安娜向布鲁图斯许下了神谕：“那里是你和你的族人合适的住所。对于你的后代来说，它将是另一个特洛伊。一个源自你祖先的伟大民族将在那里诞生，整个世界都会臣服在他们脚下。”不仅高卢地区任不列颠人七进七出，连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也数度陷入不列颠人之手。

但随着叙事的深入，蒙茅斯的杰弗里很快体会到了“造谣一时爽，圆谎忙断肠”的痛苦。毕竟凯尔特人洗劫罗马时，布鲁图斯尚未出世，而恺撒对高卢和不列颠的征服却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一时无法自圆其说的杰弗里只能这样写道：“我不再描述他（指征服罗马的不列颠诸王）在那里（罗马）做的其他事情和他最后的死亡，因为罗马的历史学家会讲述这些内容。如果我自己要描写这些事件，本书将过分冗长，再一次涉足其他人的研究领域，我就会偏离自己本来的意图。”可谓最无耻的“春秋笔法”。

鹰旗下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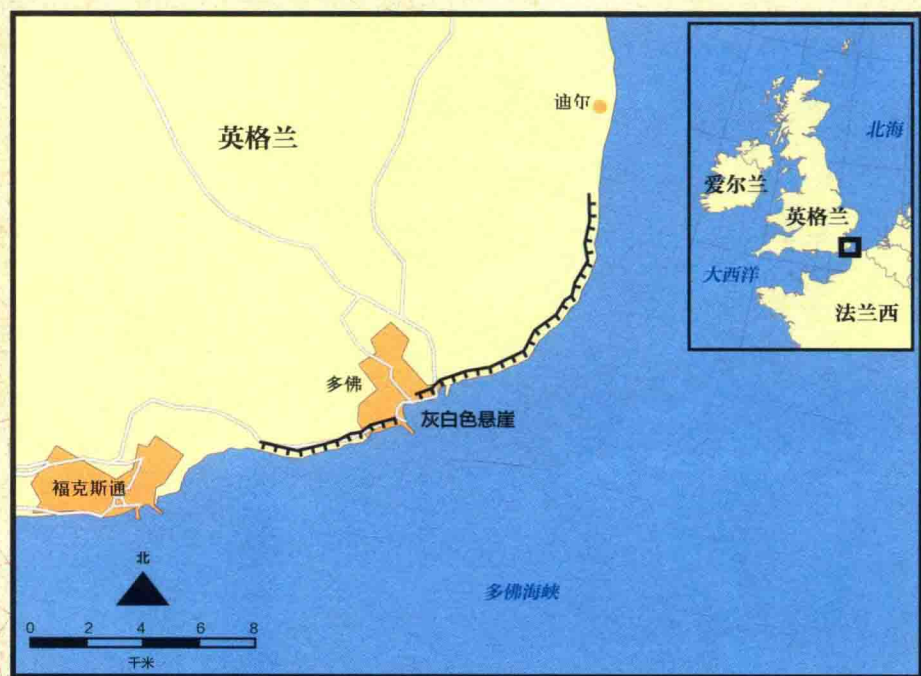
公元前 55 年，一位来自罗马的执政官率领他的百战之师出现在了高卢北部沿海地区。这位名为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的罗马贵族此时已经征服了大半个高卢，并在这一年的夏天深入了日耳曼人的领地，解除了来自侧翼的威胁。后世诸多英国学者从经济、政治等方面赋予了恺撒这次远征非凡的意义。但事实上，从军事的角度看，恺撒首先考虑的是切断英吉利海峡两岸之间凯尔特部落的往来。因此，在公元前 55 年的远征中，恺撒仅派了 2 个罗马军团，区区 1 万人。

◎ 罗马军团在多佛海岸抢滩登陆



在以灰白色悬崖而闻名的多佛（Dover）附近，恺撒以舰载的石弩和火箭猛攻凯尔特人的侧翼。经过一番鏖战，罗马第十兵团的鹰旗首度飘扬在不列颠群岛的土地上。但习惯了风平浪静的地中海的罗马海军，显然不适应阴晴不定的英吉利海峡。随着负责运送骑兵的 18 艘战舰被狂风吹回欧洲大陆，失去后援的恺撒只能放弃深入内陆的计划。英国史学家则在恺撒撤军的问题上大吹法螺，宣称罗马军队大败而回，恺撒仅以身免。甚至高卢人也深受不列颠人民抗击“罗马法西斯”的鼓舞，令恺撒不得不在高卢采取怀柔政策。恺撒征服高卢之路走得磕磕绊绊，但他还不至于像《不列颠诸王史》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绵羊”。

公元前 54 年的春季，恺撒再度发动了对不列颠的跨海远征。经过一个冬季的准备后，恺撒手中已经拥有 800 艘战舰和运输船，足以运载高卢军团的半数（5 个兵团，总计约 23000 名步兵和 2000 名骑兵）。据说，不少非军事单位的船只



◎ 恺撒军团两次远征不列颠的登陆地——多佛地区

也如影随形般跟着恺撒的舰队，这些私人船只主要为罗马的商人和奴隶主所有。他们如同鲨鱼闻到了血腥味，希望能从恺撒的军事胜利中分一杯羹。

恺撒第二次远征不列颠的登陆地点，史学家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根据恺撒本人的说法，虽然事先选定了更为有利的登陆地点，但由于风暴的影响，罗马舰队最终被迫在前一年的登陆点——多佛附近登陆。这一次，罗马人几乎没有遭到对手像样的阻击。根据抓到的俘虏的口供，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本已布防完毕，但他们看到海上驶来的舰队数量后吓得逃离海岸，躲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组织防御了。这使罗马人有充分的时间在海滩上建起堡垒以保护停泊在岸边的船只，登陆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虽然一场风暴再度摧毁了罗马远征军的锚地，但恺撒依然决定率军深入。顺利横渡泰晤士河后，恺撒遭到了难缠的对手——由部落首领卡西维罗尼斯（Cassivellaunus）指挥的战车部队（chariot）。以方阵为主的罗马步兵很不适应这种高机动性的部队。恺撒曾对不列颠人的战车运用有着详尽的表述：“在车战开始时，不列颠人驾着战车遍地而来，同时投掷标枪。一般来说，狂奔的战马和车轮的嘈杂声足以使士兵惊恐万状，溃不成军。在马队冲开一个缺口后，他们便从战车上跳下来，徒步作战。同时，战车的御者驾车稍稍向后退，把战车摆到合适的位置上，使他们的主人在寡不敌众的时候能够顺利退到自己的阵线。就这样，他们把机动部队的灵活性同步兵的稳定性结合起来，而且经过每日训练，达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即使在陡峭的斜坡上，他们也能控制住奔驰若飞的战马，迅速勒马停蹄或转轡他去。他们能沿着车辕跑动，站到车轡上，然后像闪电一般回到车里。”

不过，卡西维罗尼斯也存在软肋。和大多数凯尔特部族首领一样，卡西维罗尼斯在外交方面乏善可陈。虽然在《不列颠诸王史》中，蒙茅斯的杰弗里将不列颠凯尔特人联盟的分裂归咎于凯尔特部族里一名贵族和卡西维罗尼斯的私人恩怨，但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凯尔特人无法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罗马远征军虽然在不列颠战车的袭扰下疲于奔命，但仍可以在固守滩头阵地的情况下，不断通过劫掠的方式削弱凯尔特各部族。因此，自知无力拔除罗马军队在多佛海岸的桥头堡，卡西维拉努斯便选择与罗马议和。但此时的恺撒不得不抽身返回欧洲大陆，镇压再度爆发的高卢人起义。折冲樽俎后，恺撒撤离不列颠。

尽管恺撒并未征服这个海岛，但那些垂头丧气走过罗马大街的不列颠人战俘还是足以令恺撒吹嘘自己的功绩。此后近一个世纪，罗马人都止步于英吉利海峡以南。不列颠之所以免于遭受入侵，除罗马内部围绕共和与帝国之争发生了一系列战乱外，也仰赖于高卢和日耳曼地区的“蛮族”与罗马军队之间的反复拉锯。

最终，将不列颠纳入版图的是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一世（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他是“暴君”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的养父，罗马帝国对他的施政水平评价不高，甚至他宣称发动的远征不得人心：“士兵们一想到要到已知世界之外去打仗，就感到愤愤不满。”但承平日久的不列颠群岛却由于分裂而无力抵抗入侵。西方史学界将克劳狄轻松征服不列颠群岛南部的胜利归功于“能够轻易地武装泅渡最湍急河流”的日耳曼雇佣兵，认为是他们“射人先射马”的战术瓦解了不列颠精锐的战车部队。

罗马帝国对不列颠的统治残酷且血腥，凯尔特人的武装抗暴此起彼伏。其中



◎ 不列颠的战车曾一度令罗马方阵步兵颇为头痛